

# 由仿而创：陆机拟乐府诗新论

裘晶晶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DOI: 10.61369/EDTR.2025010023

**摘要：**魏晋时期是乐府诗从诗乐结合向诗乐分离转变的关键时期，陆机的拟乐府诗在这一转变中居功甚伟。过往学者未能抓住陆机拟乐府创作之新变，忽略了其乐府为脱离传统乐府的诗乐结合特征而作出的努力。陆机以拟的方式创作新乐府，强调自己与旧题之间的距离，使乐府诗得以展现全新的审美价值。考察陆机的拟乐府诗，能够为乐府学的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对深入认识乐府诗的创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陆机；拟乐府；乖调；由仿而创

## From Imitation to Creation: Lu Ji's New Theory of Imaginative Lyric Poetry

Qiu Jingji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a critical period when lyric poetry transition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music to their separation. Lu Ji's imaginative lyric poetr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du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Previous scholars have failed to fully grasp the innovations in Lu Ji's lyric poetry, overlooking his efforts to detach from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ion of poetry and music. By creating new lyric poems through imitation, Lu Ji emphasized his distance from old themes, allowing lyric poetry to showcase a brand new aesthetic value. Examining Lu Ji's imaginative lyric poetry can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lyric poetry,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eation of lyric poetry.

**Keywords:** Lu Ji; imaginative lyric poetry; deviation; from imitation to creation

### 一、秦汉至西晋的乐府诗演变情况

在中国古代，诗歌常常与音乐共生，乐府这一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西汉时期，汉武帝将乐府机关定为国家常设音乐管理部门，由乐府采集、并由歌舞伶人经过艺术加工创作的诗歌被称为“歌诗”。今存两汉乐府诗就是由官方乐府机构经采集、保存而得以流传的汉代诗歌<sup>[1]</sup>。两汉乐府诗的诗乐相合现象十分明显，诗是汉乐府诗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能够实现政治教化的需求，而部分乐府诗也会参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可见仅靠器乐无法完成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教化需求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娱乐需求，而加入能够明确地传达思想感情的歌词和乐舞，则能完美实现。

至曹魏时期，乐府诗的创作仍存在诗乐结合的现象。不过，三曹的乐府诗，在诗乐体制上已经出现和古乐府不同的情况。汉末的乐府歌辞因战乱发生了散佚现象，即使有杜夔等人试图复原，但终究有所改易。因此魏氏歌诗存在“与古诗不类”的现象，这也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曹魏文人创作“拟乐府”之风。据《乐府诗集》记载，魏武、文帝时期，丝竹乐音还是常常用来配合歌辞——曹操现存二十多首诗皆为乐府歌辞，其乐府诗所按音乐，也都属乐府旧谱<sup>[2]</sup>。曹丕也有不少乐府诗存世，王僧虔《技

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箏和歌。”<sup>[2]</sup>曹丕“抚箏和歌”，可见其依然注重诗与音乐的配合，其乐府诗的主题，主要还是以宴饮娱乐和寄托闲愁为主。

但是，现存的曹植诗歌中，其乐府诗不仅创作比例减少，且其乐府诗与曹操、曹丕的乐府诗产生了距离，开始脱离旧乐府的主题与形式的体制。而陆机则在曹植的基础上，于创作中革新古乐府，完成了乐府诗歌的衍进。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写道：“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sup>[3]</sup>刘勰指出，曹植、陆机的一些作品无法用乐器伴奏，一些作品在创作时就不曾配乐。曹植、陆机的部分乐府诗拟作，违反了“诗乐共生”的惯例，也因此被当时评为“乖调”。由此观之，以曹植、陆机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已经对诗与音乐的脱离作出了大量尝试，从而使乐府的诗篇与音乐产生距离。

### 二、陆机对乐府诗的改造

纵观陆机的乐府诗歌，其乐府通过对乐府原本具有的主题、声律和语言特色的改造，开辟了新的乐府写作风格。其改造乃是基于古乐府和三曹乐府基础上的一次乐府创作的突破，具有独特

作者简介：裘晶晶（2000.5-），女，汉族，浙江杭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的诗学审美价值。

### （一）由外而内的主题改造

从主题上看，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讲述美女罗敷的故事，在用词上朴素简洁，首句交代时间、地点和人物，其主题本源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而显然脱胎自《艳歌罗敷行》的曹植《美女篇》，则通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sup>[4]</sup>”等句，唯美细腻地刻画了美女的衣物和神态，丰富了采桑女的外在形象和心理状态。如果说曹植的《美女篇》对古乐府外在的表现形式实施了改造，那么陆机则在这一基础上，既继承乐府主题的外在改造，更赋予其新的内涵。

汉乐府原诗反映的是汉朝官僚仗势欺人的现实问题和普通百姓智慧勇敢的品质。原诗始终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在聚焦于罗敷的品格并加以高度赞扬的同时，罗敷个人的形象也随之被弱化，仅仅作为一个道德高点的代表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陆机的拟作则对这一倾向加以颠覆，其《日出东南隅行》起句专写美女的容貌和姿态，“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灵动万分。而如“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sup>[5]</sup>等句，使读者明确地感觉到此女子必然不是一个农家采桑女，而可能是一位贵族。从描写对象看，陆机脱离汉乐府和曹植诗中“罗敷”这一代表人物，而着意描绘女性之美；从修辞手法和遣词造句分析，陆机拟作比前二作更加精致。从诗歌全篇看，陆机显然并非只为描写美女，美女的身份也必然不是罗敷，而传承自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意境。陆机以此为喻，来展现自我的理想和追求。诗歌末句“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sup>[4]</sup>则表现出在观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诗内和诗外的主人公逐渐加深的忧思和神伤。

由此观之，就诗歌主题而言，陆机在三曹的基础上完成了乐府诗由外而内的变革，除上述《日出东南隅行》以外，陆机《长安有狭斜行》《董逃行》《秋胡行》等诗，也已在古辞、三曹创作的文本基础上发生较大的改动，至于《饮酒乐》《前缓声歌》《吴趋行》则是陆机在创作中或自谱曲辞，或自取乐题创作的诗歌。陆机有意地对汉乐府古题及三曹的创作的乐府旧题进行取舍，其目的很可能是试图对传统乐府的主题进行全新的改造。

### （二）由歌向诗的声律改造

从声律角度看，诗歌本就与音乐相辅相成。《文心雕龙·声律》云：“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sup>[2]</sup>。由此观之，陆机相当注意诗歌声律的处理。他在《文赋》中提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sup>[4]</sup>陆机认为，声韵的交织和错落应与诗歌创作紧密贴合，他在创作中通过巧妙用韵改变了乐府诗原本的声韵规律。陆机《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sup>[4]</sup>”，全诗声律协畅、韵脚和谐。其诗“跌宕”的特点，在其拟作《长歌行》尤为典型。钱钟书《谈艺录》提到，像陆机这首《长歌行》一类的体式，唐以前并不多见<sup>[6]</sup>。他认为陆机“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句，以“矣”对“哉”，平仄俱调，已经与近体诗为对仗所用的语助类似。

此外，《文心雕龙》提到，“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衍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sup>[2]</sup>刘勰认为陆机在声韵的处

理上失去雅正之音。所谓“雅正”，即用音韵使作品合律，其中以诗经的用韵最为清楚准确。《楚辞》使用楚地方言，用韵错乱，不能够称为“雅正”。陆机的拟乐府中就有很多“失于雅正”的作品，如《挽歌三首》《梁甫吟》《泰山吟》《婕妤怨》等。陆机青睐楚调，可能与楚调的弹奏旋律有关。楚调跌宕起伏、不循正统的音色，更加符合陆机在创作过程中由“歌”转变为“诵”的需求。

陆机也改变了语助在乐府诗的韵律中所发挥的作用。《长歌行》的主题，虽然也继承乐府古辞原意，书写人生苦短，但是陆机与古乐府和曹操的乐府相比，减少了语助的使用。钱锺书《谈艺录》云：“陆机《长歌行》以‘矣’对‘哉’，搜索索偶，平仄俱调，已开近体诗对仗之用语助。”<sup>[5]</sup>钱锺书此言，一是说明了诗经、乐府歌行中更宜合乐、传唱的“迤邐”之态；第二则证实了至少在唐以前，像陆机这样利用语助使诗歌更加符合平仄关系的诗歌并不多见。

### （三）由平易向生新的语言改造

陆机拟乐府诗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陆机遣辞的生新，即用语的生僻与句式的创新。陆机创作的拟乐府较曹植更注重语言的精致，部分诗歌甚至到了用语艰深的地步。陆机生于吴郡，曾作拟乐府《吴趋行》歌颂吴地，此篇乐府是陆机独立创作的乐府新题。而《吴趋行》的大量用典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陆机拟乐府诗在创作时对文字的有意雕琢。“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引《吴越春秋》伍子胥的史料，“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引用曹植“清听厌官商”<sup>[3]</sup>；“阊门何峨峨，飞馈跨通波”继承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的写作手法<sup>4</sup>；诸如此类取自《史记》《孟子》《诗经》《春秋》的语句多不胜数，可谓字字有典。后世虽然批其“夸大”，然而其中的铺张洋溢，神采飞动，乃是陆机独创的生新之语，极大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力。

陆机拟乐府诗《豫章行》有陆时雍古诗镜卷九云：“陆机诗可喜处有清俊之气，可憎处在缛繡之辞<sup>[4]</sup>”，可见陆机部分辞句难以理解至此，如“促促薄暮景，暨暨鲜克禁”、“远节罢物浅，近情能不深<sup>[4]</sup>”等句；然而，此“缛繡”之辞，同时也使陆机诗歌多曲理，更见奇峭，形成一种遒劲的力量。王夫之评其《豫章行》“承授之间尤多曲理<sup>[4]</sup>”，陈祚明言：“曲折旨远。”<sup>[4]</sup>更显著者如《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竟被陆时雍评为“此成何语”<sup>[4]</sup>，此种新声想必历代少有之，陆时雍才发出如此感叹，这恰是陆机行文创新之处。

再如陆机《长安有狭邪行》，与乐府古辞的叙述性文字大有不同。乐府古辞以“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sup>[4]</sup>”为始，具体、详细地描述询问的场景，从“大子”到“中子”到“小子”，事无巨细。然陆机拟作则神采飞扬，“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凭借“承”“蹑”二字，动态地描绘出场景的轻盈灵动，“轻盖”“腾步”，将马车飞速驰行的形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后文“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亦是对句，确认了交游之人王公贵族的身份。“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增强了画面的对比度，再以“余本倦游客”一句，将诗歌从城市舞台的搭建转变为物内心的独白。陆机以动作、颜色等细节写尽交游者的穿着与情态，使诗歌所展

现的色调比乐府古辞更显浓郁，具有鲜明的五感属性。这说明陆机所面对的接受者在阅读此类诗歌时，已经逐渐放弃了诗乐结合对听觉的关注，而注重通过文字放大其视觉、触觉等感官。

由此观之，陆机的拟乐府诗在语言上完全脱离了古乐府写实率直的叙述手法，他并非亦步亦趋曹魏文人的风骨，而是由仿而创，成功地使其拟乐府与传统的“诗乐共生”乐府作品产生了距离。陆机凭借艰深的典故或细腻的笔触让接收者进入文本，深入体会诗歌的情感。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文本愈加诘屈聱牙，但也使诗歌的接受迎合文人雅士的需要，令诗歌更显高古，清朗遒劲。

### 三、陆机拟乐府新变成因

魏晋以来，乐府诗的接受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均一以贯之乐府“缘事”之传统。以两汉经典汉乐府为例，“缘事而发”的诗歌，往往会引起人民群众普遍的共鸣，所以其语言文字需朴素平实、易于传唱<sup>[7]</sup>。在传播过程中，这些诗歌不仅利用口耳，还会有舞蹈动作的配合。直到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曹魏诗人逐渐把诗歌的创作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创作形式，他们的创作模式大多由事而发，不啻对汉诗“缘事”的继承。但是接受者已经转变为文人群体，内容也已经将乐府中具有口语化特点的“俚词”“家常语”转变为“丽语”，减少口语色彩并使之变得华美整饬、句式工整。

西晋时期的接受者也同样是文人群体，无论是以贾谧为首的“二十四友”京洛文人集团，还是以江东顾氏，陆氏，张氏等为代

表的江南文人群体，都继承了曹魏品评文章之风，并利用文章的赏识与否来完成政治认同。陆机的文才在西晋的士人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乐府的创作也因此一脉相承曹植，使其更符合文人的审美而非民间的审美。

通过分析陆机的拟乐府诗可以发现，陆机的创作始终追求陆机《文赋》所表达的“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追求，陆机《文赋》写道，诗应当“缘情而绮靡”<sup>[8]</sup>，意为诗歌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文饰情感，进而才能使表达更加细腻而深入。这种情感并非清代纪昀所认为的“滥情”，<sup>[9]</sup>而是在对事物进行观照的过程中自然流露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情感倾向，陆机将其运用于拟乐府诗的创作中，使之具有独特的诗学审美价值。

因此，陆机的拟乐府诗，是在古乐府和建安乐府上的一次再创作——古乐府注重叙事，表现出现实的观照精神<sup>[10]</sup>；建安乐府以乐府写时事，表现出潇洒自如的建安风骨。陆机的拟乐府则通过拟古书写情志，通过改变传统的声律和语言的方式，传达自己在体察事物过程中产生的细密深邃的心理状态，进而呈现出深沉的精神世界，这就是陆机“缘情”的追求，也是陆机的拟乐府诗与古乐府、三曹乐府的区别体现。陆机试图颠覆两汉及曹魏乐府诗歌中对“事”所具有的现实性质的描述，继承发扬曹植的乐府诗观念，从创作情感本身出发，一力挖掘思想上的独特性和细腻性，从而使其乐府诗表现出“乖调”的特色。概而言之，陆机创作拟乐府诗，既是对过去诗歌创作传统的一次颠覆，也完成了乐府诗的推陈出新，对两晋以后诗歌的审美标准和文学追求产生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王运熙著. 乐府诗述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 郭茂倩编撰. 乐府诗集 上、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3] 王运熙, 周锋撰.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文心雕龙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4] 曹植著; 朱绪曾考异; 丁晏铨评; 曹植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5] 陆机著; 杨明校笺. 陆机集校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6] 钱钟书著. 谈艺录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7] 王运熙著.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8] 李善注; 萧统编. 文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9] 铃木虎雄著; 许总译. 中国诗论史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10] 吴相洲著. 乐府歌诗论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